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梦的分析（下）

长 春 出 版 社
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梦的分析（下）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梦的分析(下)

董建中 陈 坤 高 岚/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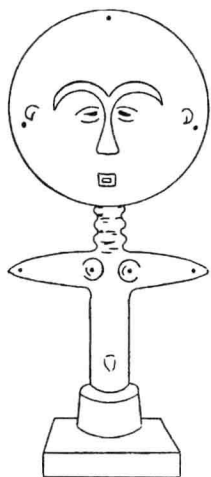
游 潇 王彦焜/审校

目 录



冬季会期第一部分：

1929 年 10—12 月	1
第一讲 1929 年 10 月 9 日	3
第二讲 1929 年 10 月 16 日	12
第三讲 1929 年 10 月 23 日	21
第四讲 1929 年 10 月 30 日	31
第五讲 1929 年 11 月 6 日	39
第六讲 1929 年 11 月 13 日	63
第七讲 1929 年 11 月 20 日	84
第八讲 1929 年 11 月 27 日	94
第九讲 1929 年 12 月 4 日	104
第十讲 1929 年 12 月 11 日	113



冬季会期第二部分：

1930 年 1—3 月	123
第一讲 1930 年 1 月 22 日	125
第二讲 1930 年 1 月 29 日	129
第三讲 1930 年 2 月 5 日	139
第四讲 1930 年 2 月 12 日	145
第五讲 1930 年 2 月 19 日	157
第六讲 1930 年 2 月 26 日	168
第七讲 1930 年 3 月 5 日	181
第八讲 1930 年 3 月 12 日	195
第九讲 1930 年 3 月 19 日	205
第十讲 1930 年 3 月 26 日	217



夏季会期：

1930年5—6月	231
第一讲 1930年5月7日	233
第二讲 1930年5月14日	251
第三讲 1930年5月21日	264
第四讲 1930年5月28日	280
第五讲 1930年6月4日	294
第六讲 1930年6月11日	308
第七讲 1930年6月18日	324
第八讲 1930年6月25日	339

冬季会期第一部分：1929年10—12月

Winter Term : First Part: October/December 1929 ///

第一讲

1929年10月9日

荣格博士：

女士们、先生们，我要继续研究我们去年已经讨论的那一系列梦，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证实它们的连续性，证实它们的发展，而其发展是呈现于患者无意识中的象征里的。似乎人人都是一个心理实体，虽然在当时，其意义可能未显现。它们都是微型舞台剧，各自有其开场白、剧情、结局以及解决方案，然而又有点呆板。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个系列的梦，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的动向——一种循环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螺旋发展式的动向。并且，如果知道，在随后的梦中，一个错误猜测可以得到改正或验证，则会给人以更大的确定感及可靠感；而如果能够从头至尾地考察同一个人的一系列梦，则对于梦的分析会产生更好的印象。

我必须就梦者本人，向你们略作介绍，因为你们中有些人，未参加上次会期。梦者是个欧洲人，但大部分人生是在异国度过的。^①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男人，曾经有过一段成功的经商生涯；现在他已经退休，把公司业务交给了他的妹夫打理，但仍然是名义上的公司负责人。他今年47岁，已婚，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群可爱的孩子、一份丰厚的家产。他的问题是那个年龄段容易出现的典型问题。如果他是个法国人，他会退休并去钓鱼，那会是一种常见的明智做法。因为在45岁之后，事情变得相当困难。抑郁症经常会发生在那个年龄段，通常是因为，这些人未能实现他们曾经向自己提出的目标，这些人把现实生活与自己的理想目标相比较，而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人认为相比于自己的已有现实，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一种朦胧的忧郁在心底浮现；他们开始放弃。在普通人身上，能看到相同事情；他可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喝

^① 见第326页，在此初次提及，该梦者不是“出生在欧洲，而是出生在非洲”。

一点点或大喝一顿，他经常变得略有女人气，而女人则变得更阳刚并承担起责任；经常是，她开始非常成功地做一个小生意，或许是开个小商店，而男人则像她的雇员。这个奇特改变，在40岁之后确实开始出现，就像男人的风帆失去了风吹；他不知道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但却是个微妙事实。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人生新阶段的开始就有这种特征：或许缓慢、或许急促的某种剧烈变革。人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一种失意之感，因为他或不曾完成本来可能完成之事，或不曾经历本来可能经历之事。然后，人们易于在生意中做蠢事，或更可能，他们坠入爱河，因为那是他们一直所忽视的方面。阿纳托尔·法朗士在谈及“中午魔鬼”（Demon of Midday）时，有点像经由爱的魔性占有。^①

当时间为这个男人带来个机会时，他发现在自己的理智生活与情感生活之间，有着可怕的差距。他曾经尝试成为受人尊敬的已婚男士，但是他无法永远生活在那个冰窖中——他的妻子一直性冷淡，对房事不感兴趣，而他极渴望它。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处于一种绝缘状况。这个欠缺导致他大胆地去结交风流女人，但这些事情逐渐越来越乏味，他对自己说：这不是真实的东西。他属于完美型，期望有更完整的体验，不仅是性和金钱，还有爱，一种更高类型的爱，以及真正的忠诚，而在那类女人中是不存在的——一种真正正派的倾向。但即使是追求正派之事，他也面对我们的风俗习惯；在真爱中，它更危险，那种生活方式是不会被人们所接纳的。所以他停止了那样做，并转向通神论，他梦想着自己进入一个虚构的表象世界，一个愚蠢的地方——可以让人迷失自己的各种欢乐之地，而既然它是个替代物，它就像在与某种精神淫妇调情，他变得非常厌倦。

之后，他变得有点轻微神经质，并前来向我咨询，但不是真的为了治疗。他经过自己的研究，而接触到精神分析，并认为它可能是比通神论更好的“迷幻药”，因为他曾听说弗洛伊德的升华理念，借助它而转变本性，不可思议地喜欢上弹钢琴，或过着圣徒般的生活；他的奇妙的思维和性欲被清除。

^① 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著述中，无法找到用语“le demon de midi”，但是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出版了一本同名小说（1914），主题为一位受蹂躏的中年男人的心理。这个用语来自“demonium meridianum”，见于拉丁文《圣经》，Ps. 90: 6 = A. V., Ps. 91: 6，在那里，它被表达为“中午时分会毁灭人的垃圾（wasteth）”。

我打破了他的一些幻想，这可是我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但是我告诉他我无法为他解决问题。如果我告诉他继续去找一个个的女人，则他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很快地声称那不起任何作用。他曾尝试通神论的精神性方式及其七层天的允诺，也对此感到厌恶，所以我对他说：“我们要看看你的本性——你的身体及精神会产生出什么。你必须要有耐心，我也必须如此。没有灵丹妙药。”

他的一系列梦表明，无意识活动已经开始具有某种模式，这是一种呈锯齿形运动的奇特的曲折方式，它贯穿于人类心理的起伏波折之中，缓慢地渗入古代异教的某些象征。在过去，男人的心智态度经由它们而被转变——报告是这样说的。

比如有一个梦，包含着非常重要的自性化或重生象征。但是每当一个梦许诺向前进，他就有一次退行；当他应当伸手摘取时，就会退缩。他爬上靠近大海的一个山丘，那儿海浪飞溅，使得他无法待在那里。每次当他尝试做明确的事情、在人生中伸展他的独特心理——在他的这种情况中，它应当意味着试图理解他妻子——每次当他尝试与她谈话时，他都会退缩。并且每次，我都不得不承认，他似乎有非常好的理由，他不仅仅是懦弱。我不曾见过他的妻子，而他妻子或许正是问题的原因；或许那里存在某种基本的不相容性。在性心理中，存在一个巨大差异。在两性关系中，我们仍然处于一种“神秘参与”的原始状态；我们不曾发现，仅仅相异的事物能够建立联系。我不得不告诉他：要保持悬置，看看将会发生什么，而无论它需要多长时间。

戴迪医生：你仍然在和他工作吗？

荣格博士：自去年7月以来，我不曾见到他，但当时，他似乎即将有一个解决方案。他螺旋式地接近它。但是他必须有更多的心理洞察力，以及更多的自信来支撑。他更加积极地前来咨询，这表明他取得了进展。不是很确定的是，他是否认为心灵的真实性如同他承认这张桌子上这些书的真实性？当他上升到那种确信程度，将能够在此基础上起航。对他来说，那是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他是个感觉类型者，老于世故，属于股票市场所需要的那种人，对于无法眼见的或手摸到的东西，很难相信其真实性。这条道路充满风险和危险，因此他可能变得恐慌，并且在他的无意识中存在着某些间接、潜在的麻烦，就可能如同变得松动的货物；但不吻合他的心理的材料将很可能导致局部精神分裂症，一片原始的原料，但不吻合于他的心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使得治疗困难且危险。

上次他梦到自己靠近那座建筑物，今天的这个梦，是在那之后做的。^① 有某种林荫路通向它，并且那座建筑物有一个象征内涵，是那位上等人（福斯图斯博士）的宅邸。它多少算是个积极的梦，可以预见其中有一个明确的进展。

梦 [18]

他是在波兰乘汽车旅行，同行者是一位熟人 B 先生，但并非朋友；另一位是他不认识的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向南开得太远了，必须绕道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但他们无法直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而必须在一条乡间小路中迂回，那条小路又窄又难走，甚至没有在专用地图上标出来。但他们最终行驶出来，然后他们在一条漂亮宽直的道路上，把车开得飞快。临时停车后，当他们继续上路时，发动机却无法启动。他们找到一位修理工，一个德国南部口音的矮胖男人，他发现是磁电机出问题了一——旋转部分爆裂了。不过他能够修好它，于是磁电机又能工作了。

联想：B 先生是位“花花公子”，一位德国商人，对美术非常感兴趣，有很大的艺术家朋友圈子。梦者不喜欢他，他一点儿都不善解人意。

关于那第三个人，即那位“陌生人”，他一无所知。

关于“波兰之旅”，他想到，战争之后不久，他的一位生意上的熟人从波兰返回，告诉他好的香烟非常罕见，用很少的香烟即可招个妓女。

关于“向南开得太远”，他说不出什么，但那个发现导致他有如此联想：作为花花公子，他走的路不对，因此有必要选另一条路，即使它不被标在地图上，一条未被预见到的独特道路。这条间接道路竟然是极好且笔直的。但停车似乎会有危险，而他认为是停车导致磁电机爆裂的。

他说，在那里所遇到的那位修理工是“发动机医生”，并把那修理工认同于我。他的联想是，他曾听过我所举办的一个演讲，惊奇于我的德语没有家乡口音，因为我是来自巴塞尔市，那里的方言非常明显。他说那个小修理工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我，然而由于我是医生，所以它必然指向我。他说磁电机是那机械的心脏。可把它比作人类有机体中的心脏，因为它实现间歇性的发

^① 前文中，有对这个梦的讲述及讨论，第 274—279 页、第 289—295 页。

动机点火，不然则发动机不会运转。现在，对这个梦，你们有何阐释？

施马尔茨博士：如同之前那个梦，在其中，他尝试着直接进入，那么的自信，所以提前发送了家具，但家具被留在外面烈日下暴晒；他不被允许进入，所以他尝试耍聪明的花招。现在，尽管这个梦说他必须走最泥泞的乡间道路，那里的方言最明显，但他选了其他道路。

荣格博士：你很易于进入梦的氛围中，我们应当总是那样。那么，为何他必须选择那条狭小的乡间土路？在之前那个梦中，他在烈日下艰难行走。在这个梦中，当他向南去，他显然不被接受，所以他转而向北，去波兰。在地平圈的四个方位基点内，这是个奇特的变动。我们曾在何处，遇到过相同于这种方位基点之象征？

豪厄尔斯博士：是在蒸汽压路机之梦中。

荣格博士：正是。还有描绘它的那个图画——曼荼罗、魔圈。在东方崇拜中，曼荼罗扮演重要角色，被用作自性化的一个心理辅助。我已经告诉你们，它完全可以如同绘画般地用舞蹈来表达；在印度，不仅有静态的曼荼罗，在西藏，还有一种曼荼罗舞蹈。一位患者曾经带给我一个曼荼罗的图画，并告诉我，它所描绘的，是在空间中某种运动的运行路线。她为我把它舞蹈出来，但我们大多数人过分害羞，不敢那样做。它是一种魔法或咒语，施于中间的圣池或圣火，这个最终目标不是直接靠近它，而是借助方位基点的配置来象征人的如此方式，尝试着最终抵达自身目标。所以，这个梦属于曼荼罗运动，我们的患者在几个月前就曾描绘它。现在，他正在做这项运动：从南向北；他向南，然后撤回，向北去。这种舞蹈通常是以成对的对立物（pairs of opposites）的形式，在地平圈的横断面上：南、北、西、东。

曼荼罗有三种形式：

(1) 静态图案——魔圈（magic circle）。例如，罗马城奠基的仪式，即是根据。第一圈是用犁沿这片神圣区域划出。中央是基底，可以说是个仓库，存放他们的农产品。在中国，称为前世空间、祖先灵位。在心理上，一个人人格的中央点，是位于祖先转世再生之处。

(2) 曼荼罗舞蹈——曼荼罗恩第亚舞（nryta），或环流（circumambulation），^① 借助于运动。

^① 环流（circumambulation）：一个拉丁语名称，荣格用于表示围绕一个中心转圈行走、螺旋式地逐渐靠近它。

(3) 时间中的曼荼罗，经由生命而表现出来。

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在仪式中会追逐太阳东升西落达五小时，开始于日出、结束于中午的面北默祷。借助于此，他们心灵得到净化、成为他们的太阳父亲的真正孩子。这不是舞蹈，而是一种时间曼荼罗，象征着以下事实：如果你活过它，就如同你舞蹈它。你净化自身、返回原初状况，在基督教语言中称之为“上帝之子”。人只需借助携带十字架，就可变成上帝之子；如果人生中免除了神经质愚蠢，则会被视为曼荼罗在时间中的实现。该梦者在那个蒸汽压路机——曼荼罗之梦中，预示了自己的人生。人们在梦中经常判断方向，向北、向南，等等，但不总是如此明显。它是人生中的一个原则，不仅仅出现在无意识结构中。基督徒人生的整个过程，被携带十字架所象征。在阿提斯（Attis）崇拜中，一棵活的树，被运送至代表母亲子宫的洞穴，而在密特拉神崇拜中有完全相同的理念：运送神圣公牛——他的生命的重负。^①

可以说，在该患者的非洲梦出现之后，他从南方前往北方，去波兰，但有一定的向南方退行的运动。现在他必须返回并选择一条新道路，即使它不被标示在地图上。

他梦中的波兰，被联想为，妓女是如此廉价，用少量香烟就可以招来一个。在非洲，他尝试接触权贵和最珍贵的东西。当那个尝试失败后，他转向了北方，选择反向道路，在各方面都相反；现在他选择了肉欲之路，在一个妓女非常廉价的国度，他正与一位花花公子旅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补偿。但是这个新倾向在最初就被一个事实所破坏：那位花花公子不善解人意，梦者不喜欢他。他的世故阅历，使得他对这种人很厌恶。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尽管梦到向南行进得过远，他似乎是在寻找某种相当高远、正当之物，意味着那个：他必须从其返回之物。他向南过远、不是向北过远——那个花花公子不是他的理想。

戴迪医生：他必须做出妥协。他必须发现中间道路。就那个男人而言，它应当是什么？

荣格博士：没有被完全揭示。那个理想应当是中央的笔直坦途。这个男

^① 阿提斯是弗里吉亚人（Phrygian）的众神之母西贝莱（Cybele）的儿子—情人，在他的崇拜中，松树起重要作用；参见《转化的象征》，第 659 段及之后。在波斯崇拜中，密特拉神虔诚地追随他，携带公牛去洞穴；同上，第 460 段。

人是个骗子，他是在玩游戏。如果向南，他就显得有点齜齜。如果向北，他就向理想主义让步。如果你伴随花花公子旅行，则假装你被震惊并扮演理想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

施马尔茨博士：那就如同之前的那个梦：他爬到树上来躲避炎热多尘的道路。那是个花招！他尝试从“性”中除去污泥，而非如同去波兰的其他人那样的行为。他不曾完成该事情，这个梦悄悄地试着向他表明这点。

荣格博士：告诉那个男人他是个懦夫的做法，是无用的。他就是没有觉知该事实：一路上他都在对自己耍花招。他不是懦夫，他非常正派，但是他用自己的理想主义，来避免自己痛苦地感到自己是个败类。他像一只迷途羔羊一样苦不堪言。人人都倾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良好动机，而不会说我是头猪。人们把好的方面合理化，而非正确地识别事物。人们能够说出，他们是伟大罪人——我们已经被教化得接受如此理念：天国的欢欣高于懊悔的罪人，^①被教化得认为，如果能够懊悔就是个好家伙。这令我毛骨悚然。但关键是确切地看出痉挛的所在，因为它相当无意识且微妙，并逃脱自己的观察。

那儿存在着非常微妙的精神罪过。要揭示真实罪过的发生之处，需要进行痛苦的分析。这种人，如果特意向他显示他的全部微妙方式，就能够被教化得真实、诚实。他与坏人为伍，但保持一种得体的样子——像天使冒险在地狱中把魔鬼涂成白色。像一个男人尝试着转变为一个妓女；他最终陷入泥淖中，这比直接去找妓女的男人更糟糕。该梦向他表明：他必须改正那些方面。他必须选择间接的道路，甚至不在地图上的道路。直到目前，那个男人仍驻留在“值得尊敬”之框架内，轻微地抗议着，要挣脱出那困境。但是该梦表明，那是不道德的——滑稽的不道德！那条小路不在地图上。它是间接的道路。那么，出路会是什么？

哈丁博士：地图是一个集体的象征。

荣格博士：是的，地图是官方的。你无法以集体的方式来摆脱如此困境，除非那是貌似摆脱。摆脱之路，是个体性道路。他应当独立地判断其情境。他应当对自己说：他已经加入了那个旅行，再借助理想主义而匆忙离开，这样的做法是否正派？你或者说自己犯了个错误并悔过自新，或者如同别人那样尽管去做。那么天堂至少得到一个好的罪人。“在天堂中，罪人享有更多喜

① 参见《路加福音》15：7。

悦”，等等。但是你们看到，他对个体性道路的预期，反而正是对恐惧的预期——地图上找不到的可怕的沼泽。但使他惊奇的是，它竟然是一条美丽的道路、笔直的道路，他可以在那里飞快地前进。他不是第一个在那道路上旅行的人。或许它有点偏斜。笔直的道路会更加向北，更加深入那种体验。那么，无意识使用如此一个诱人的道路作为象征，有何意义？为何它如此美丽？经常是，当梦呈现出一个诱人的事物时，它是要引诱人的本能、吸引他的力比多。它的美丽，过度补偿“关于它是个体性道路”的任何怀疑。个体性道路，意味着什么？

克劳利夫人：他的道路。

荣格博士：在那个情境中，它应当意味着他的道路，仅仅在那道路中，他才能够应对它。但是它包含着通常被忽视的东西。当你看到前方道路向左转弯，而你预期它会向右转，那么你或者疑惑地向左行进，或者完全停下，因为它似乎通向并非你要去的地方。现在，向左的那个道路看不到尽头、似乎无限延伸，在那里，道路向右转并通向目标。这个男人很可能会想到，向北的道路是错路，然而那道路可能取道波兰，拐个弯就可以最终到达正确目标。个体性道路可能通向似乎完全错误的方向。你没有认识到，当你向左转，那个左转路段也就结束了，它又向右转。我们的道路仍然是在其最初的路径上。瑞士的小径是一条漫长的波浪形曲线。当我在非洲旅行时，我发现要跟随背货人快速行进，是很令人恼火的，因为白人的观念是要笔直地向前走。但是你会发现，旅行队的曲线行进真的很不容易疲劳；他们每小时行进约六千米，且很轻松地拐来拐去。

个体性道路是一条特别蜿蜒的道路，而梦之路就是如此。如果你能够只是放开事情，你会看到“错误”会衰竭，“正确”会确立起自身。那个男人不信任自身中的那原始人，很难信任无意识法则。他总是尝试用自己的理性主义来打断它。他应当经历完整的曲折历程，那么他就不会失去自己的连续性，因为它是在自然的掌控中，并且当他说了足够多的“是”，他自然地会说“不”。他的理性主义是在很坏地耍弄他。事实上，蜿蜒的个体性道路是他可能通行的最直接道路。

那条道路的一个象征，是太阳经过黄道带的蜿蜒方式，而黄道带大蛇即

是基督，他说：“我即大道。”^①他是那条大蛇，所以在早期基督教教堂中，他是太阳，而黄道十二宫，即耶稣十二使徒，是一年的十二个月。

① 《约翰福音》14：6。

第二讲

1929年10月16日

荣格博士：

我们将继续讨论上周的那个梦。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太多的人不愿意提问题，则会气氛沉闷。如果大家都积极参与，则你们的合作会形成一种良好氛围，这种团体精神非常重要。拘谨的氛围是不利的。

你们记得，上次我们正谈到那条容易行驶的笔直道路。当无意识产生出如此一个令人满意的象征，即这条美丽道路时，梦者愉快，对它印象深刻，他的力比多被吸引了，无意识使他易于接受那条道路。但是在如此情况中，必须有所怀疑；如果把那个象征追踪至其意识对应物，则可能发现，它并不令人愉快。它可能是某种他所畏惧之物，也是他所厌恶的。他是个传统的男人，畏惧于不符传统的事情，那条极好道路所意味的东西，可能正是现实中他所不喜欢的。当出现这种象征，当某个东西被弄得如此令人愉快、被描绘得如此美丽多彩时，它就意味着无意识正尝试着使得它可被接受。但是，要当心！——在此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能绝对信任无意识，而只能说，这是无意识自然的选择。当它声明一个状况时，它并不意味着该状况必定良好或可取，它仅仅呈现出事情的本然——有关自身本性的倾向性的重要信息。

例如，我将告诉你们一个男人的梦，这个男人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性质可疑。他的那种交易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无疑属于欺诈。基于以下这个梦，我就他的真实本性得出了我的结论。正在他家乡的一条普通街道上行走，这时他注意到，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位非常高贵优雅的老年女士，在向他招手。他不认识她，但他穿过街道，而她友好亲密地邀请他陪她散步，并领他来到一个大门，显然这是个大花园的大门。那位女士在那里停下，而令他大为惊奇的是，他看到那是个热带花园，到处是树木和美景。她邀请他进入，但由于某些原因，他充满了恐惧，并尝试要退出；对于那，他有种特别的情感。